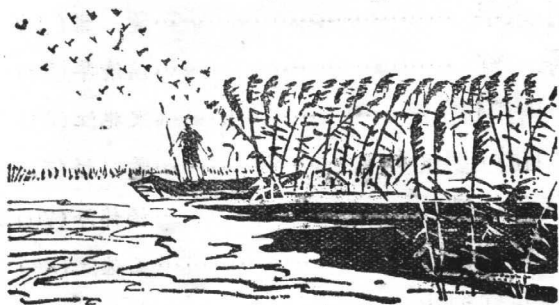




小水手

小 水 手



嫩江地区文化局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赵庭春

小 水 手

嫩江地区文化局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 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4·字数 6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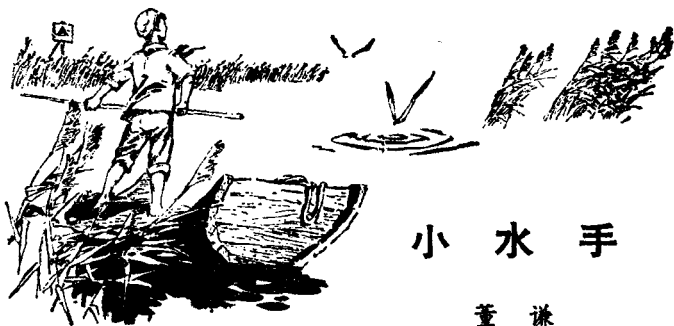
1976年 1 月第1版 1976年 1 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10093·111 定价：0.23元

目 录

小水手	董 谦(1)
桑 红	侯清华(20)
铜哨响亮	宋兆江(34)
“缩脖屯”的秘密	董 谦(54)
气象小哨兵	杨伟泽(70)
牧村新歌	王佐江(86)
桃花红似火	包振中(98)



小水手

董 谦

在乌裕尔河中游，有一个巴海小岛，那儿是北国富饶的水乡。清清的河水四面环绕，无边的芦荡紧紧拥抱，鱼儿飞上跃下，水鸟欢腾戏闹……生活在岛上的孩子们最爱这沸腾的水乡，他们爱清清的河水，爱堵堵城墙似的芦苇，更爱这远近闻名的白鲢鱼。

一群孩子欢聚在村后的岸边。他们拍手打掌地叫着、跳着：“加油——加油——”孩子们正在欢乐地迎接着捕鱼归来的人们。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每人撑着一一条小船，向远方捕鱼归来的船队，你追我赶地飞奔上去。划在最前边的还是小龙江。他裤腿绾在膝盖上边，红领巾在胸前随风飘荡，两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小胳膊紧紧抱着船杆，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前方。

小龙江可不简单哪，他划船、游泳样样都行，孩子们称他是“小水手”。课余他和社员叔叔们一起劳动，共同学习，岛上的批判会，他每次都冲在前边。孩子们信任他，贫下中渔喜爱他，岛上那几个坏蛋害怕他。

小龙江和伙伴们跳到了叔叔们的船上，高兴地拎起那一片片沉甸甸的挂子，呵，这胶丝挂子上的鱼可真多呀！金翅金鳞的大鲤鱼，活蹦乱跳的鲫鱼，银光闪闪的大白鲢，乌亮带花的黑鱼棒……孩子们高兴地摘呀摘呀，越摘越爱摘，越摘越有趣。突然，孩子们叫起来了：“哎，嘎牙子！嘎牙子！”随着孩子们的喊声，只见小龙江手里拿着一条嘎牙子鱼，双脚又在船头，瞪着乌黑的大眼睛，使劲地在船头上“啪啪”地摔着，嘴里不停地骂着：“嘿！可恶的家伙，叫你捣乱！叫你捣乱！”说完捡起来扔进船舱里。孩子们齐声喊着：“好，好，龙江哥摔得好！”

小龙江最恨嘎牙子鱼，这种鱼脑壳大，小尾巴，浑身溜滑，头上长着三根刺儿，向外伸着，使劲摁也不闭上，鱼群里顶数他捣乱，挂子要是碰上它，准得乱成团，一半会儿也摘不开。要是不小心扎在手上，那才痛哩。小龙江恨它，因为它就象岛上的坏分子一样，钻进水里专干坏事。哎，前几天小龙江他们还真抓住个“大嘎牙子”鱼呢。

那是在渔忙假期间发生的事儿。

今年的渔情才好呢，开春以来，几十条船出河，每天都满载而归。巴海岛上的渔民在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等重要指示的热潮中，积极贯彻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伟大方针。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利用捕捉白鲢鱼的旺季，积极地向外地选送白鲢亲鱼做种鱼。贫下中渔昼夜不停地为外地选送出一批批白鲢亲鱼。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地欢聚在岸边，议论着，忙碌着……

学校放渔忙假的第一天，吃过早饭，小龙江就和伙伴们下河帮社员叔叔遛挂子去了。他们荡着洒满阳光的河水，小龙江准确地摆渡着小船，二勇士熟练地拣起了一节节三层挂网上的网纲，小红莲在船中间把一条条从三层挂网最底层摘下的亲鱼，小心地放进了船舱里去……嘿！真熟练哪，不愧是渔民的后代。

“龙江哥，你说，这条鱼能下多少小鱼崽儿啊？”小红莲指着手里的一条银光闪闪的白鲢亲鱼问。

“爸爸不是说过嘛，大白鲢不下崽儿，是产卵，一次就产六十多万个鱼卵呢。”小龙江得意地歪着个小脖子答道。

“呵！六十多万个，真多呀！”小红莲扳着指头数着。

小龙江紧接着说：“对！那还是少的呢，有的鱼一次能产卵八十多万个呢。爸爸说，这种鱼繁殖力强，

长得又快，要是外地都试养成功，嘿，那该有多带劲儿啊！”

伙伴们象吃了蜜糖一样，正在津津有味地听小龙江讲下去，小船突然停住了，小龙江急忙放下船杆，迅速地将二勇士手里的挂子抖开：“哎，奇怪呀，这片三层挂网的最底层怎么一条鱼也没有了呢？”二勇士和小红莲这时才发现，整片挂子上只有几条老头鱼。小龙江又仔细地抖开挂子，在挂网底层中间的地方又发现一处足有三四米长的大口子。

“龙江哥，这挂子咋撕成这样啦？”二勇士着急地问。小龙江眼睛一瞪，果断地说：“不对，爸爸的挂子非常整齐，准是让谁给撕成这样的。”这条口子整整齐齐，什么样的鱼能撕成这样呢？小龙江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春汛时生产誓师大会上，党支部号召红小兵，配合民兵叔叔保护白鲢亲鱼捕捞时的情景，他一想起爸爸那严肃的脸色，眼睛不由地向芦荡里扫了一下。他急忙操起了船杆，象下命令似地说：“走！报告爸爸去。”小船起完了最后一片挂子，便象燕子似的向岸边飞去。

沸腾的岸边，象闹市一样，船只来来往往，水鸟竞相飞旋，欢乐的人们正在摘挂子、装鱼船，人人忙个不停。在东边那个大鱼囤旁边的小船上，蹲着一个人，正在仔细地检查着每一条下囤的白鲢亲鱼，他一

双乌亮的大眼睛，满脸厚厚的大胡茬儿，这个人就是巴海岛上的渔业队长、党支部委员、全公社有名的渔业模范——小龙江的爸爸。

小龙江的爸爸真不愧是巴海岛上有名的渔业模范，不管什么样的风浪，只要船杆在手，他就会拼着命地闯，豁出命地干。因此，岛上每年的捕鱼量谁也没有他的多。别看他满脸大胡茬儿，显得很严肃，可他却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孩子们每次来，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呵！咱们的接班人又来了。”他一边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摘挂子，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讲解放前渔民的斗争生活，讲巴海岛上渔业远景规划，还讲各种鱼的习性，各种水鸟如何抓鱼吃，好多好多。特别是那些阶级斗争故事，更吸引着孩子们，在孩子们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浪花。

爸爸听完了小龙江的报告，接过了被撕坏的挂子，细心地翻看着。这位老模范，凭着多年的丰富斗争经验，断定没出支部会议所料，阶级敌人已开始活动了，撕坏挂子，放掉白鲢鱼，破坏亲鱼供应任务的完成。爸爸放下手里的挂子，伸手从船上拣起一条刚才被摔死的嘎牙子鱼，对小龙江说：“你不是说对坏蛋就要象对嘎牙子鱼一样厉害吗？看起来咱这水面上，一定比比嘎牙子还坏的东西在活动啊！”

小龙江明白爸爸的意思，他望着那些闪着银光，

还没有下网的白鲢亲鱼，想起荷花泡东沿的那几只装着给外地选留亲鱼的鱼囤。于是他拎起船杆，大声喊道：“集合！到荷花泡去看鱼囤。”孩子们听说到荷花泡去看鱼囤，都巴不得的，到那儿还可以顺便洗洗澡。小龙江一纵身跳上了小船，二勇士和小红莲跟着也拿起了船杆，孩子们三三两两地登上了小船，调皮的小弟弟敞开清脆的嗓门喊道：“巴海红小兵舰队启航了！”小船一条接一条地顺着航道驶进了芦荡，嘹亮的歌声不时地响在河面的上空。

快晌午了，天空万里无云，船队绕过几段苇排，再一转弯便进了荷花泡。这里水浅底清，是孩子们最爱玩的地方。灿烂的阳光，晒得小龙江宽宽的前额上沁出了汗珠。他望了望座落在泡东沿用粗柳条编织成的大鱼囤，水面平静静的，附近没有一个人影。忽听“噗咚”一声，二勇士跳进水里，还笑着喊道：“快下来吧，可凉快啦！”孩子们热得忍不住，纷纷跳下水去。小弟弟着急了，小手扶着船帮，打起了鼓泡……

小龙江望着伙伴们，他也多想跳下水游个够哇，但他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只撩了几把水洗洗脸，便划着小船向四处巡逻去了。他那双机灵的大眼睛一会望望这儿，又会望望那儿。突然，他的眼睛盯住了船口的方向不动了，他发现一个人影在河口一晃不见了，就急忙划着小船追过去。

小龙江穿过几排厚密的苇障，远远就认出这正是前些日子被清除出渔业队的那个渔霸分子刘家安，便使劲地支着小船飞快地截住了他。

“站住！‘大嘎牙子’，谁让你到河里乱转？”小龙江两眼瞪得溜圆，厉声问道。

刘家安正在鬼头鬼脑地东瞅西望，猛然间听小龙江一声喊，不由地身子一震，嘴一咧，急忙笑嘻嘻地答道：“嘿嘿，趁着中午没人使船，到河里拣几个水鸟蛋，嘿嘿。”他嘴里说着话，眼睛却不敢瞅小龙江一眼，因为他深知小龙江的厉害。他每次见了小龙江，远了就绕着走，近了就“嘿嘿”两声，硬着头皮溜过去。

小龙江见刘家安那张鲶鱼嘴一咧一歪，讨厌极了，知道这个狡猾的家伙不会说实话，便举起了船杆，横在刘家安的面前，厉声命令道：

“没告诉你不准随便到河里乱窜吗？快回去！”

“咳，我是刚刚积完肥，抽空下河拣几个鸟蛋，你别多心哪。”“大嘎牙子”笑嘻嘻地咧着嘴，摊开双手，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什么？不多心，对你这号人就得多长几个心眼，你就和那泥鳅鱼一样，往那里一钻水就得浑！”孩子们听见小龙江在这边说话，早就跟了上来，立刻举起了船杆也喊道：“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刘家安着慌了，咧着大嘴灰溜溜地走了。

这个刘家安解放前是这一带的渔霸兼地主。土改后，翻了身的贫下中渔夺回了水，分回了田，斗倒了他。他表面上装老实了，实际上，这些年岛上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出来兴风作浪。因此，贫下中渔一刻也没放松对他的改造。前些日子他偷队里的鱼，想高价私卖，被小龙江的爸爸当场在鱼囤里抓住了，事后被贫下中渔批斗了两次，在群众的要求下，队委会决定清除刘家安出渔业队，到农业队积肥组由群众监督劳动。

刘家安回头望望渐渐远去的小龙江他们，心里暗暗骂道：“这是什么世道，几个穷崽子也来管我。”他瞅瞅河边翘首挺立的渔船，眼前立刻出现了前些日子贫下中渔为外地选送白鲢亲鱼的热火朝天的情景：笑声里，大白鲢鱼被一双双大手托出水面，从丝挂子上摘下来；笑声里，大白鲢亲鱼又被送到鱼囤里。过几天，贫下中渔就要敲锣打鼓把大白鲢亲鱼送往外地去……

刘家安的脑袋忽地一下胀大了，他恨自己无能，最恨的还是岛上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老模范。但这个老模范却如同长在岸边那棵又粗又大的老柳树一样，不管风吹浪拍，还是雹打雨淋，他就象没事一样，越长越茂盛，越长越高大，专和他刘家安作对。特别是如今，又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压得他刘家安

喘不过气来，稍露一点马脚就会被发现，而那个戴着红领巾的小龙江，也跟他的爸爸一样厉害。“咳，巴海岛上有他爷俩，我是没有出头的日子。”刘家安心里边暗暗地想着。突然他拧着鼻子，恶狠狠地咬着牙：“哼！我叫你们尝尝我刘家安的厉害！”说着，他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腰里，摸着那把鱼刀。

小龙江撵走了“大嘎牙子”，心里惦记着那几个鱼囤，便又领着伙伴们向荷花泡的方向转去。他一边用力划着小船，一边琢磨着刘家安偷着下河的目的。忽然小龙江在水里发现了一条亮着白肚皮的白鲢鱼，他“哎！”了一声，连船杆也没顾得放下，便一头钻进水里。孩子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只见小龙江两手抱着一条大白鲢鱼，踩着水朝小船这边游来。

“嘿，龙江哥抓住个大白鲢。”孩子们叫起来了。忽拉一下把小龙江围在中间。

原来这是一条快要死去的白鲢鱼。小龙江跳上了小船，抹了一下脸上的水珠，发现这里正是今早爸爸那三层挂网被撕坏的地方，显然，这条鱼一定是今早上和挂子一起被害的。大白鲢的身上鳞片掉了许多，肚子上有一寸多长的大口子，边缘上沾满了黄乎乎的小米粒一样的鱼卵，孩子们难过地看着大白鲢鱼嘴一张一张地呼吸着。小龙江手捧着大白鲢，好象看见了一群群可爱的小鱼苗忽而死去了那样难过。气得他瞪

圆了眼睛，紧闭着小嘴，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抓住。

“爸爸！爸爸！”一阵急促的喊声飞进了渔业队的办公室里。爸爸和几个渔业队的领导人正在开会，他们一边补着挂子，一边研究着今早发生的事情，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小龙江手捧着大白鲢鱼，气喘吁吁地冲进来：“爸爸，你看，从水里捞出来的。”

爸爸急忙接过了大白鲢鱼，开会的人们也都围了上来。

“在什么地方捞的？”

“荷花泡的南沿。”小龙江急忙回答，接着便把刘家安刚才偷着下河拣蛋被撵走的经过，告诉了爸爸。

屋子里静悄悄的，小龙江的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爸爸。

“刘家安偷偷下河拣蛋……”爸爸仔细地翻看着大白鲢，嘴里自言自语地叨咕着，他把鱼放在桌子上边，卷起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刘家安偷偷地在这个时候拣蛋，这里面……”小龙江没等爸爸说完，就急忙抢着说：“我看准是‘大嘎牙子’干的坏事！”爸爸吐出嘴里的浓烟沉思地说：“是啊，这个人解放以来就没有老实过。”爸爸这么一说，那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会上，二勇子的爷爷控诉解放前刘家安一家欺压人民的情景，又出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小龙江着急地说：“快把他抓起来吧！”孩子们也都跟着叫起来。

爸爸使劲弹了一下半截烟头上的烟灰，十分严肃地对小龙江他们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现在我们还没有真凭实据说是他搞的破坏。我们要发动群众，注意监视刘家安的活动，千方百计地保护好白鲢亲鱼的安全，牢牢掌握这场斗争的主动权。”

“哼！我们一定要捉住这个‘大嘎牙子’。”小龙江猛力挥了一下拳头。

爸爸笑了：“好！我们一定要贯彻好毛主席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伟大方针，坚决保护白鲢亲鱼的安全。”爸爸说到这儿，走出门，指指岸边陆续来到等待取亲鱼的船只：“现在外地都在养殖白鲢鱼，如果这种鱼能够普遍养起来，不久的将来……”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悦涌上了心头，浓黑的眉毛也舒展开了。

孩子们听着，眼睛不停地望着远方。小龙江望着被风吹起微波鳞鳞的河水，想起爸爸经常讲的那句话：阶级斗争就象这河水一样，多少年来风风浪浪，从没止息呀！他心中暗暗地下着决心：“对！这就是阶级斗争，我一定要看好亲鱼，决不让敌人钻空子！”

接着，爸爸根据刚才队里开会所作的决定，向红小兵们布置任务说：“刚才队里决定，从今晚开始，你们就专门看守好荷花泡的鱼围，船口两侧由民兵同志看护。记住，决不能让阶级敌人破坏我们的养鱼事业，

一定要保证完成任务。”

孩子们高兴地喊着：“保证完成任务！”便一溜烟地又朝河沿跑去了。

静静的清晨，东方刚放鱼肚白，小龙江就和几个稍大些的孩子划着小船出发了。小船穿过了清清的河水，不时地拨出了一阵阵船赶浪的“哗哗”声，小船穿过苇荡，偶尔惊起一只缩脖子老等“噗啦”一声，拍着翅膀，懒洋洋地飞了起来。苇丛里的鸟蛋可多啦，绿皮的水鸭蛋。带斑点的水鸡蛋，娇绿的缩脖子蛋，比老家贼大不多的鱼鹰蛋……小龙江和伙伴们牢记爸爸的嘱咐，一边拣着蛋，一边机灵地瞭望着四周。

一天，两天，时间就象河水一样流过去了，孩子们送走了一个个美丽的夜晚和清晨，明天就要装船了。

就在大白鲢亲鱼就要装船的头天夜晚，岛上政治夜校里，歌声响亮，灯火辉煌。小龙江的爸爸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代表着贫下中渔为外地取亲鱼的叔叔、阿姨介绍巴海岛上的渔民在落实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如何把生产搞上去的胜利成果，如何以阶级斗争促进生产斗争发展的经验。

爸爸的每一句话，都倾吐着贫下中渔们的心里话，表达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热爱。外地的那些叔叔、阿姨们恨不得一下把亲鱼运回去，让千里水乡盛开大

寨的红花。

夜幕里，小龙江和伙伴们仍然高高兴兴地披着夜色，踏着天水相连的河水巡逻着。

“今天的关键时刻，白鲢亲鱼就要运走了，我们红小兵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要贪玩，要注意巡逻。”小龙江就象一位指挥员一样，下着命令。小红莲望着水面映照的繁星，情不自禁地说：“龙江哥！你不是说渔人的眼睛就要象黑夜里的星星一样，越是在黑夜，越是要明亮吗？”

小龙江挥舞着红缨枪：“那当然啦，这是爸爸说的，我们红小兵的眼睛要象黑夜里的星星一样，能穿过黑夜，能射进海洋，你们说对吗？”

“对，龙江哥说得对！”伙伴们悄声地回答着。

烟雾笼罩着芦荡，棵棵芦苇象哨兵一样注视着水面。在一排厚密的苇排后面，静静地停着三只小船，船上的只只小眼睛借着时隐时现的月光紧紧地盯着前方。冰凉的露水珠，打湿了衣服，打湿了脸蛋，他们一点也没感觉出来。

“龙江哥，你说今晚坏蛋能来吗？”二勇士有点着急地问。

“来不来也得提高警惕，明天大白鲢鱼就要装船了，说不定……哎，你听！”小龙江话没说完，就听远处有船杆拨水的声音，他轻轻拨开芦苇借着淡淡的月